

集部

古文雅正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古文雅正十四卷

國朝蔡世遠編世遠有二希堂集已别著録是集選録自漢至元之文凡二百三十六篇前有自序曰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案詩大雅小雅及爾雅古註疏皆訓為正然史

記五帝本紀稱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司馬相如傳稱從車騎雍容嫺雅甚都顧野王玉篇亦曰雅儀也嫺雅也是自漢以來雅正已分兩訓世遠蓋用此義也考總集之傳惟文選盛行於歷代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然潘勗九錫之文阮籍勸進之箋名教有乖而簡牘並列君子恒譏焉是雅而不正也至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其持論一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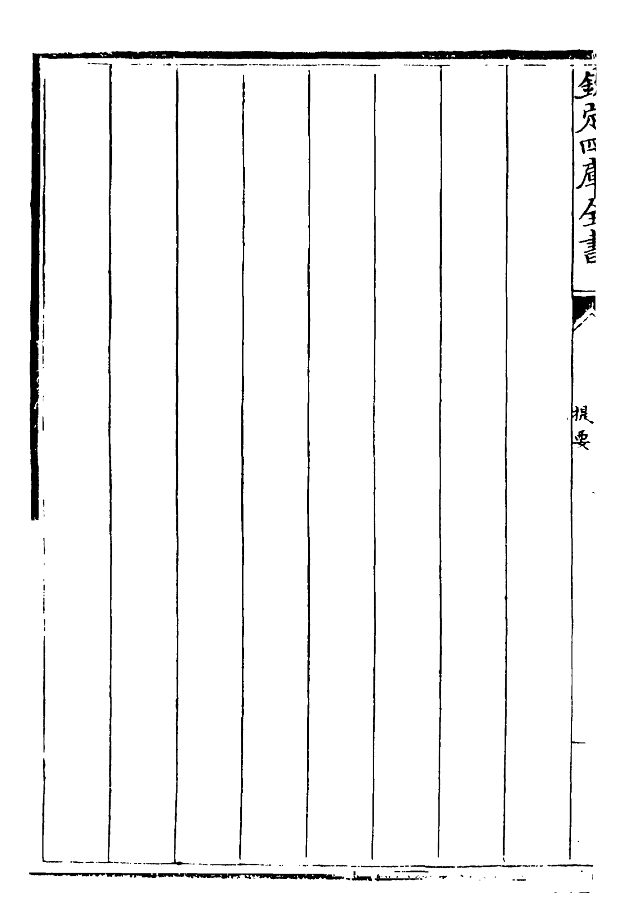
於理而藏弆之家但充棟架固無人起而攻之亦無人嗜而習之豈非正而未雅歟夫樂本於至和然五音六律之不具不能嘔呀吟唱以為和禮本於至敬然九章五采之不備不能袒裼跪拜以為敬也文質相輔何以異茲世遠是集以理為根柢而體襍語錄者不登以詞為羽翼而語傷浮艷者不錄劉勰所謂扶質立幹垂條結繁者殆庶幾焉數十年

傳誦藝林不虛也或疑姚鉉删英華為文粹駢體皆所不收而此集有李諤論文體書張說宋公遺愛碑頌諸篇似乎稍濫不知散體之變駢體猶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之是非不必論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體强半論者不謂其格卑於古體也獨於文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矣蕭收儷偶正世遠深明文章正變之故又何足

為是集累爭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古文雅正原序

文辭之興非偶然也發天地之精華而根之性命易之道陰陽詩之道志書之道事禮之道行春秋之道名分要而論之皆性命之文也周秦以後文士代興顧其流之藝苑載之典籍者是非純駁不能以無辯昔人之論古文也其類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論事曰論理究之辭命議論論事莫不貫於理唯貫於理則內有以關乎身心意知之微而外有以備乎天下國家之用故夫性

命之文約而達贍而精典博而有體要他若俶詭幻怪
卮詞蔓衍與夫月露風雲連篇累牘大雅弗尚也予自
通籍後備員秘省敬誦
聖祖仁皇帝周易折衷性理精義古文淵鑒諸書闡發
微言蒐羅正學丹黄甲乙炳如日星雖片義單詞悉歸
理要其為世道人心計至深遠矣
皇上即位作述相承潛心道奥
綸音疊涣以崇實學敦名教為先務凡以期海内文學

之士不驚聲華而衷諸性命也漳浦蔡聞之先生學博而品粹甞講習鼇峯書院慨然有志于關閩濂洛之學被

召入京師俾授

皇子經予亦叨廁講席接其言談丰采益以知先生之為人暇時出所選古文若干卷示予予綜觀其目上下二千年中僅收文二百有奇縝密典則悉合六經之㫖而俶詭幻怪風雲月露之詞無一焉所謂合辭命議論

論事而一貫于理者也夫後進之士前事為師而操選家往往漫無主見是非純駁鮮所決擇徒取詞句之瞻美為學者諷誦之資不幾判文章之學與性命之學為兩途使習其事者何所取以為束身撿行之歸歟故曰文所以載道也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非載道不足以為文雖欲行遠烏可得哉先生遭逢

盛時味道含經博綜子史是文之選也其帙簡其義精而崇實學以黜浮華明理義以袪放誕信足以贊襄

文治津梁後學豈直供文人學士之佔畢而已哉是為序張廷玉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餘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蒙

恩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迨李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

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以及歷代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于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鞟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

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尚也措之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為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蔡世遠序

古文雅正卷一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漢高帝

求賢詔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悳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𤸇病勿遣

治國莫如求賢開基尤為首務雄才大畧之君開豁淵達如聆其聲後世詞多而意漓矣○漢初文古質中漢以後樸茂

賜南粤王佗書 元年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吕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

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仁人之言帝王之度簡直寬大出以款誠故能使倔强者心服勝武帝數十萬甲兵

議振貸詔 元年　漢文帝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

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養老詔 元年　　漢文帝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讀此二詔皆從胞民與物上發出王者之政也漢文質美而學不充又無名臣以輔之故所就止此然三

代以下少比

日食求言詔 二年

漢文帝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蝕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粹然王者之談西京諸詔此為第一○初即位其時疑故夜拜宋昌為衛將軍令罷之者事已定也自此無所謂南北軍者矣此是漢文大畧處○史記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於是下詔云云令

詔中只稱晦日食則知望又食者史衍也交食法日食必在朔望無日食之理閒有在晦者歷法誤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詔文亦從漢書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 十二年 漢文帝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

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孝悌敦本行也力田敦本業也本行不敦雖足以致譽識者譏其泰越焉本業不敦雖足以致富君子譏其浮薄焉風至戰國澆漓極矣秦并六國戾悍愈甚經漢家培養幾于三代文帝之功也文帝樸厚敦誠詔書近古文侯之命以下無之○案集中髙文景詔書詳于漢書者史記特錄日食一詔䟽畧之譏有由

來矣

文帝紀贊　　前漢書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

弟以德懐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寫出仁厚恭儉如見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元二年　漢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

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景並稱然景帝事事不如文帝文帝仁厚非所及也獨恭儉不改文帝之舊耳此詔樸簡令人想見西京風俗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漢武帝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
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
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
議不舉者罪

武帝學質俱美初年敦尚儒術好賢若渴讀此詔藹
然動人其後好大喜功利臣戰將酷吏俱用而民不

堪命矣武帝知舉孝亷之關于治道風俗而不知大用董仲舒君子所為三歎也○高帝制度未遑文景取人惟賢良一科間行耳武帝始舉孝亷置博士設博士弟子五十員六經亦于是時齊出彬彬然盛哉孝亷之科或舉孝或舉亷或並舉孝亷不試以文博士弟子員則送于太常試而官之順帝時孝亷始有試

武帝紀賛　　前漢書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武可紀處甚多所失者獨用酷吏與利臣耳通鑑

譏其緊刑重斂篇末純于褒中用貶確論亦至文也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元康二年　漢宣帝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

待白日豈不殆哉令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宣帝聰察任術不如文帝淳厚然是時良郡守最多獄亦最慎堪稱中興

項羽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

乘埶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辠也豈不謬哉

太史公列項羽于本紀有不勝憐惜之心亦漢網之寬也斷制極合文氣老潔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惠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

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法戒昭然以高老閒淡之筆出之又得頌揚本朝之

體

髙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閲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髙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

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歴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

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閱歷世變垂鑒將來感愴咏歎氣縮神逸孟堅所不能也

諸侯王表序　　前漢書

昔周監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

十有餘周公康叔建于魯衛各數百里太公于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絶于天下然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

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頴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髙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

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頼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

邉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絶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䅨首

奉上璽䟦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中多本史記原文逎逸高老不如子長然班氏加以修飾雕鍊故自縝密典則後幅尤慘淡悽壯○封建之應行與否總不下斷制語而鋪陳事變巳悉然觀班氏之意猶以封建為應行者後代論者紛紛余為折其中曰諸侯地不過一縣惟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得之矣

藝文志序　前漢書

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壊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蓺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删其要以備篇籍

斯文廢興瞭然指掌簡明有體亦以見向歆父子之

有功于經學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自漢高以太牢祀孔子漢之治道隆而經學昌者舉由于此董子對策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董子所以為一代醇儒厥功匪小也太史公亦知尊孔子賛語數行而無限推尊無限神韻他人千百言不盡者只此了之龍門文章冠絶百代即此可見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

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

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

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沬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

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于是延入為上容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説犯君之顔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

之執鞭所忻慕焉

太史公在患難中恨無人出力故于管晏傳叙交情氣誼特為深摯千載下猶令人感泣也然事正詞平不比游俠傳之多所偏激故錄入斯選

孟子列傳　史記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

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迺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迺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

閎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特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太史公賛孔子傳孟子立論皆千古巨眼○此傳凡四段首段言孟子歷聘迺述唐虞三代之德與從橫

攻伐者不類次段言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與怪迂者殊三段引伯夷孔孟三事皆止戈偃武之屬以暗收商君吳起等四段援牛鼎以解騶衍然忌以琴干衍等以書干其干一也如此之徒豈可勝道然則惟孔孟之道貴矣丈之抑揚開闔備盡其致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迺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迺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内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兾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迺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當處士橫議功利沒人之時獨生一守正之孟子當策士紛起朝秦暮楚之日獨生一孤忠之屈原豪傑之士固不為世數所拘也此傳敘事間以議論情詞慨慷聲徹九霄

登壇對　韓信

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

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獘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于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

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歳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

定也

登壇隆中二對指事陳畫義理與利害兼盡洵足稱絕千古鄧禹之説光武精悍之色稍遜于是抑亦其次也至公瑾決戰赤壁不過一役之利鈍非能心紆六合目睨四海坐運成策瞭若觀紋也其不如遠矣雖然用思歸之士以下三秦其形勢猶為易見故韓王信亦能勸之不獨淮陰也至先主瑣尾流離曾無資身之所而能規取荆益卒如所謀其明智尤加人

一等矣

古文雅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雅正卷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袁懷璞

古文雅正卷二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迺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一杼愚意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

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尚之風以銷分争之訟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内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

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

曰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
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
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
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
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

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陁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當是時禍亂輙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

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遂至凌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

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閉而亂也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

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涣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顔

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内歙歙訿訿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

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覩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謹重封昧死上時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周堪與弟子張猛俱進用大見信任恭顯數譖毁焉向懼其傾危迺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向等

婆心苦口刻酷重疊聲淚俱并○此篇意旨大類元符初范華陽一疏漢元信恭顯而踈堪猛之迹已露

宋哲將用熙豐舊臣而踈范呂之迹亦已露故危詞反復直抉所以特此篇用經文字古雅范疏言時事文字明暢其深切刻露則一也後皆果如其言不幸而中豈忠臣之心哉○文字用經解經最典據雅醇此篇用蟬聯法最有風致○賈長沙兩司馬文皆有段落明白董江都劉子政文段落不甚明然皆渾古之氣○案是時左氏春秋及毛詩皆未列于學官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及子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

左氏傳大好而治之數以難向向不能非而猶自持其穀梁義篇中以茅戎為貿戎六鷁為六鶂皆穀梁文也玉篇鶂鷁同水鳥善高飛說文但收鶂字引春秋傳六鶂退飛五歷切焦氏易林則或作鷁或作鶂而藝文類聚引左氏遂亦作鶂也又所引詩多與毛傳不同疑皆韓詩惟朔月辛卯宋本朱傳猶然元板乃誤為日案學齋佔畢云注云朔日也而乃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

魏了翁正朔考云夫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周人以十一月為朔月未嘗改為正月也立說不同要未嘗以月為日矣後漢書有作朔日者傳寫誤耳

極諫外家封事王氏專恣上無繼嗣向上書極諫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迺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
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于秦國國
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
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
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
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
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
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

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
宗室之盛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
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

移于外親降為阜隷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

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危言激論如睹新莽之禍然讀者但見其懇誠不見其過激也告君而出之過激以之快一時傳後世則得矣于當時未必有濟然忠肝義膽有時忍不住亦初不自覺也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

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

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于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宫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勢如崩崖縮之勿墜氣如奔濤畜之復注議論旣正出以絕大䰟力使讀者酣快異常陸士衡辨亡論酷意摹擬筆力弱不及矣宋潛溪隋室興亡論筆力又不及士衡惟權文公兩漢辨亡論歸罪張禹胡廣出

以他體反復可觀文章固不貴襲也

治安策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

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没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于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

鄉而擊令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令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髙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髙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

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黄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

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令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下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

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髙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

徒瘇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令之王者從
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令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
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令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
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
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令
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令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説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戸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

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

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令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令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

而亡人情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徳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

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

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

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

矣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

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内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

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

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

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詬亡節廉恥不立

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别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

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

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賈子天下才也首言藩封之過制必至畔亂果有七國之禍主父偃竊其説以行于武帝諸侯始安次言治匈奴去侈靡興禮義張四維教太子興教化禮大臣皆本忠誠之心發為經國遠猷胸有成局一筆寫出雲龍波湧雄健暢達經濟文章千古無兩

汲黯列傳　　史記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七

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
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
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
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
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河內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
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迺召拜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

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

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于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何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抗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

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
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
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
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為
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
黯與抗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
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
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

黯過于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後黯坐

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于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迺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强予然後奉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

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三代而下直臣推汲魏汲之學術經濟或不如魏然正性勁氣過之錄此以見直臣之風且知紀傳正體凡紀傳直敘到底者正局也間以議論者變體也伯夷屈原傳是也墓誌表狀亦然韓歐誌表多以議論行文倣屈原等傳也

上尚德緩刑書　路温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

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

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下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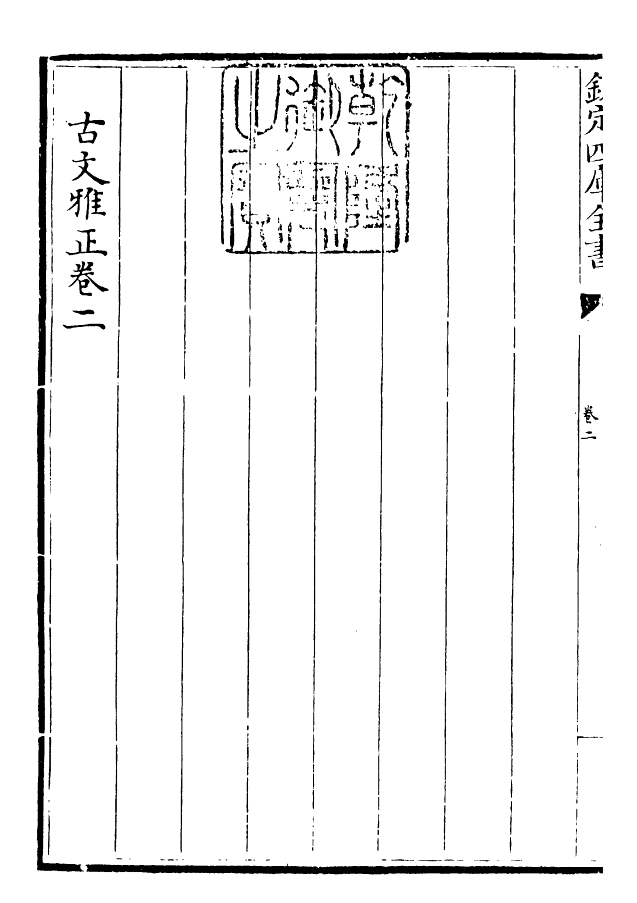
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迺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

之末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

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漢初蕭何為律令多襲秦法文帝除肉刑寛厚幾於三代矣而峻厲之氣猶存武帝動輒族誅任用武健

吏酷虐等于亡秦故父子相殘京師流血孝宣時雖多循吏而趙蓋韓楊之死凛烈可畏則爾時漢法之重可知讀長君此疏仁厚之心慘痛之辭可感木石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貪吏得賂以上下其刑罰者○漢世太守便擽斷殺之柄無上聞之事後世雖流絞亦上聞經法司議定奏允而後行此則慎刑之過於古人處但要守令得人耳



古文雅正卷二